

钻石婚之后

◆ 蒋涵箴

1 时间的门槛

燕达要举办钻石婚礼,我和老伴也是人选之一,收到通知,我才恍然大悟,不知不觉我们已迈过了钻石婚的门槛,居然结婚已达六十年。除了感觉时光飞驰,青春不再,真正感慨的是,我们真的已经很老很老了!住在所有七八千人的特大型的老人院,左右上下的邻居都是同龄人,他们也像我俩一样结婚六七十年,正在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。

我住在燕达一期,共有四幢楼,住着四百多位老人,平均年龄88岁。其中三幢楼是六十平方米一室一厅的户型,住的大多是失去了老伴的单身老人。我住的二号楼,房型较大,住着比较多的夫妻俩。但是逐年有去世的人,有的老两口也变成了单身户。以我住的1单元为例,老两口都还在的有14户,独居的有15户。虽然结婚已过六十年,但多数只剩下自己了。单身老人中,老太太人数超过老头,老太活得比老头有精神。单身老太会出去找老闺蜜,一起上食堂去吃饭,一起逛超市,一起参加活动,她们不太寂寞,活得比较有生气。也和社会上一样,跳舞的唱歌的,在外锻炼的散步的,老太太多于老头。

我特别注意到那些单身老头,不爱社交,不爱参加活动,不爱与人接触聊天,身上少了些精气神。有的老头刚吃完早饭不久,就坐在食堂门口等吃中饭,安安静静地等着,似乎他的生活只剩下吃饭了。看着他们我心中真难受,也许老伴生前曾一再嘱咐他,要好好照顾自己吃好吃,于是他天天守着食堂,至少他还明白要吃好一日三餐。一日,在超市挑选香菇,边上一位老头,轻声问我:“姐,这东西怎么吃?”我回头一看这位老人,一定是没了老伴。我问他:“您是一个人过吗?”他说:“你自己过还做饭?”他说,我吃饭,可是我也想自己做点吃的。心想这老头一定是食堂的饭吃腻了,想吃香菇。我就告诉他香菇怎么做,可与肉与豆腐一起炒。我帮他挑选了几个,嘱咐他要洗干净,切成片。就这一点小事他向我一再道谢。看到这样的单身老头我也不好受,奔九十的老头没了老伴,一辈子是老太做饭,自己啥也不会,日子会很苦。有的老头出门时扣子总是扣不好,看着他就晓得他没了老伴。也有少数单身老头能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得井井有条,衣着整齐,甚至还能自己做饭,自己缝补。这些老头多为南方人。

作者以质朴而深情的笔触,带领我们走进一座大型养老社区,凝视一段段跨越了六十年光阴的婚姻——钻石婚。这不仅仅是一篇关于老年婚姻的纪实,更是一面映照生命本质的镜子。让我们一起去思考爱的终极形态,去理解陪伴在人生尽头的无上意义,这种相濡以沫的“同在”,或许就是人类对抗孤独与消亡最温暖、最崇高的方式。

——编者



2 何处是归途

这所养老院里,有许多像我们一样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上海的各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大学生。他们在北京工作生活,养儿育女,上海已回不去了,在燕达安家,在这里送走了老伴,最后只剩下自己。91岁的张姐,多年前就住在燕达。老伴去世后,女儿把她接到加拿大去了,后来儿子又把她接到新加坡去住,在国外兜了一圈,想想还是自己一个人过合适,她回国了。张姐是苏州人,想回苏州老家安度晚年,在苏州找了家养老院,住了几个月,觉得苏州的养老院烧的菜十分合自己口味,苏州好是好,但在北京住了几十年,已不适应南方湿冷的冬天,她还是回到了燕达,这里冬天有暖气啊!思想开放的老人,不指望“养儿防老”,更不想成为儿女的累赘,即使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,宁肯找一个条件较好的养老院,也不会去投靠儿女。

冬日,阳光充足的时候,会有很多老人出来晒太阳,在这些扎堆的老人中,会看到一位穿着与众老头不太一样的老头,那可能是老乡上海人,走到他面前用上海话和他交流,果然是上海老头!唉,腔调摆在那里的,墨绿的暗格子衬衫,配同色时尚的运动鞋,只有上海老头才会如此打扮自己。交谈中,了解到这位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老大学生,与我同一年毕业分配到北京,在某部委任职。老伴去世后,他就住进了燕达。我们回忆起1964年暑假,大批上海毕业生乘坐列车进京的景象:5号车厢复旦的,6号车厢同济的,7号8号外语学院和财经学院的,各车厢互相喊歌,火车满载着欢乐的歌声奔向北京,那回,我们唱了一夜的歌啊!一转眼六十年过去了,我们已是白发苍

苍,感叹岁月无情。又隔了一段时间,我心中纳闷,怎么一直看不到这位老同学了。有一天,我在大院里又见到他了,但是他已坐在轮椅上了,边上有位男护工守着。这位上海帅老头像霜打的茄子般蔫了。护工告诉我,他脑梗了,刚从医院出来。我问他,你还认得我吗?他盯着我看了一会,轻轻地挤出四个字“上海老乡”。好,好!你还记得我,可是再也没有第二句话了。过了一些时候,他又不见了,我就去找他的护士,她告诉我,他转到养护楼去了,那儿有抢救设备,输液吸氧方便一些。不用说,他一定是病情加重了。

我没有勇气再去寻找他了,他也许完全不认得我了,也有可能他去找他老伴了。在这里经常有老人在窃窃私语某楼的谁昨天走了,尽管院方从不公布死讯,老人们也习以为常了。这么多老年人集中住在一个社区,隔三岔五走掉一个是正常现象。噩耗传来,亲朋好友走了,我仍要好好活着,过好每一天。

华灯初上,乐声响起,金色大厅舞会开始,老头换上西装,老太穿着高跟鞋,抹着口红跳舞去了,白天还要推着助步车走路,可跳起慢四步转两圈还很优雅。文艺演出几乎每月都有几次,有外面请来的专业演员,更多的是老头老太自己演出。这里住有歌唱家、钢琴家、乐团指挥,在他们组织下,燕达合唱团的水平相当高,喜欢唱歌的老人太多了,便按水平分为合唱一团,二团,还有很多自由结伙的小合唱队。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曾经当过兵的老人组成的“军人合唱团”,老人们自己花钱置装,百来人步伐整齐地登上舞台,唱着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《我是一个兵》,唱得满场热血沸腾,台上台下一起唱。大家忘记了年龄,忘记了身上的病痛,开心、欢乐过好当下的日子,没了老伴,日子照样也过得精彩。

3 我与你同在

到了钻石婚的阶段,老两口还健康、生活能自理、头脑还清醒的就少了。大多数家庭要请位护工照顾老人。有一对夫妻,两人都已到阿尔兹海默病后期,躺在床上谁也不识得谁,两个植物人,靠鼻饲维持生命,请了两个护工,各看一个。虽然已过了钻石婚,但这是人间最悲剧的钻石婚。

这对夫妻有个哥哥,也住在燕达。老两口也都九十多岁了,摔跤后行动不便走不了路,老太坐在轮椅上,离不开人,有位护工看着。老头推着助行器能走走。女儿没能力照顾他们,只能花高价送到燕达。但是老太十分固执,死活不肯上养老院,后来想了个办法,说是送她上医院治病,把老太骗进来了。接着老头也来了,住在老太隔壁,但不能让老太看到老头,否则上医院的骗局就会被拆穿,老太会大闹。

他俩住的是宾馆式的养护楼,一个个房间都紧挨着。入住一年多来,老头时刻在关注着隔壁的老妻,每周六女儿来看望,老头都假装跟女儿从家里来看她。老太全然不知,见了老头挺开心。我听说这个故事特意去访问了这对老人。先去看老头,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他们的照片,老太年轻时是位美人,言谈之中透露出,老头对她的爱不减当年,只有把她安排在身边他才放心。养老院的医生护士和护工,都帮助这对老夫妻编织美丽谎言,安排好两人出房门的时间,确保两人在走廊里,在公共场所见不到面。老头就像捉迷藏一样,与老太躲来躲去,如同又回到年轻时谈恋爱。后来我要去看老太,老头有点担心,担心我说漏了。我进了隔壁房间,看到这位老太眉目、轮廓的确是位美人,老太听我上海口音,马上认我是老乡。我说她是全养老院的美人,老太高兴,说起自己的腿脚怎么摔的,说起自己的老伴九十多岁了,每周还来看她,感到很幸福。她把养老院当作医院,过得蛮愉快,一到周末,她又可以见到她的亲爱的。这对老夫妻每周“探望”一次,应该是最浪漫的钻石婚。兄妹两对夫妻命运完全相反。

还有的钻石婚夫妻是一方有病,另一方因为经济不富裕,只能挑起照顾老伴的重担。我们这一拨老人,婚姻稳定,离婚率低,一生只爱一个人,结婚六十多年了,谁也离不开谁,多数情况是老太照顾老头。我的老闺蜜与我同龄同乡,老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病,不爱说话,爱睡觉,老太用轮椅推他到人多的地方晒太阳,与人交流。老头啥也不会了,但仍能打麻将,老太就把老头推到麻将室陪他打麻将,老头稍

有点咳嗽或其他小病,老太太赶紧把他推到燕达医院看病,虽说医院就在燕达大院里,但从她家推轮椅到医院至少也有一站多路,她已经锻炼出来了,轮椅推得飞快。老头没大便或尿量少,就急得和我通电话,和我讨论要不要送医院;到了医院要这科那科检查一遍,大夫说了没啥大事,她才放心,才吃得下饭。我和她几乎天天见面,一起去超市买菜,见面的话题离不开“我老头今天怎么怎么了”,她用她全部的力气使劲地拖着老伴,不让他掉进疾病的深渊,她活着是为了他,他是她的全部。她的付出,她对她的爱,老头因为这病,不一定能感知到,但她不求回报,只要他能平安地活着,她就高兴,她就觉得生活充满阳光。这是“不离不弃,相依为命”的钻石婚。

过了钻石婚,老夫老妻尚能生活自理,身体还没有大毛病的就少了。但是,到了这个年纪生命是很脆弱的,一场病或一个摔倒就会把这个家庭弄得狼狈不堪。珍惜当下,过好每一天对这些老人很重要。按照目前的统计,女性的寿命比男性要长,大概率老头会走在老太前头,既然如此,老太要把老头照顾好,这大概也是上天交给女人的使命。

过了钻石婚,衰老的速度加快,人越来越老,性格也会起变化。曾经很聪明的人会变得笨拙,再加上耳聋眼花,两人整天在一起说话的主题越来越渺小琐碎,大多是药吃了没有,眼镜找不到了,钥匙丢了,经常在找东西。寻找的过程中又会吵架,吵得莫名其妙。如果不吵架屋子里又会太冷清。

一天,接到上海弟弟来电话,他问我在做什么,我说刚跟老头吵完架。那边电话里说,哈哈,你多好,还有个人跟你吵架,我连吵架的人都没了,想吵都没人跟你吵了。弟弟今年80岁,前两年弟媳去世了,他一人过,每周去医院上班四天,回到家里,空落落的只剩下自己,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难怪他会羡慕我,老两口只要都还好好活着,就要珍惜,吵架也要看作是某种娱乐活动,不要当真。

过了钻石婚的老夫老妻,携手走过了人生的大半路程,往后的路不会太长,但肯定是艰难的,生老病死会跟随你来,失智失能也会轮到你。我们不再需求对方能做这做那,只要你还在,这空旷的房子就不是屋,就是我们的家。只要我在,你的眼神就不会焦虑。我们的爱情从“我需要你”走过了“我照顾你”,抵达了这最后的也是最初的境界“我与你同在”。钻石婚的价值不在于它多么晶莹耀眼和鲜花蛋糕,而是两人坚不可摧地“在一起”,紧握对方的手,走到最后。